

暖心家事

那些年父亲挑起一个家

□晓暮

母亲离开我们时，弟弟刚满5岁，我和两个姐姐都相差两岁，大姐那年12岁。一日三餐的劳作并没有随母亲而去，日子总要过，父亲责无旁贷地接替了这项义务。下学吃饭依然是那么按时准点，失去母爱的悲伤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并没在我心中长留，只是苦了时年36岁的父亲。

一

父亲是个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退伍后到大西北当了石油工人。祖父的地域观念特别强，性格十分倔强，怕父亲留在外乡娶了外地人，一封接一封的家信催促着父亲回家相亲。父亲无奈选择了忠孝两全，请了半个月的假，回乡与母亲闪婚。20世纪50年代，交通极为不便，大多是徒步，赶到家时，已是假期的第七天，祖父迫不及待地让父亲在极其简陋的土窑中和初次见面的母亲结为夫妻。第三天，父亲和母亲就在舅姥姥一家人送别的眼泪中去了西北戈壁滩。之后不久，父亲的焦点又转向了东北的黑土地。

平凡的结合，不平凡的经历，又结下了硕果。在富饶美丽的关东平原，我们姐弟四人相继出世，给这个远在异地的家庭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时代的脚步并没有因香火延续的喜悦而改变。物质的匮乏，生活的艰难，使愉悦中的父亲肩膀上增加了几倍的重担。

军人生涯把父亲历练得遵守纪律、一丝不苟、工作认真、铁面无私。身职钻井队队长的父亲常年忙于油田工作，即使晚上也难得回家，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靠父亲50元的工资，在母亲精打细算的操持下，日子还算过得顺风顺水。

母亲是个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只认识双手代表的十个数字，但她集贤惠、纯朴、勤劳、善良于一身，让人无可挑剔。她把这些无形变为有形，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全家人身上，尤其是在饭桌上。大姐的回忆很详细，她记事起从没在外面吃过饭，更没吃过零食，即使是别人做东邀请。在物资相对匮乏的那些日子，母亲粗粮细作，捞面、烙饼、米棋子、炒菜饭……从没让我们烦味。正是这些花样繁多的可口家乡饭，让我们在那艰难的岁月中一直健康地成长。她的精打细算和心灵手巧在职工家属中是出了名的，嫉妒的称她“山西的，抠门……”，羡慕的去掉了“抠门”。

太阳东升西落，日子就这样安静过着，然而肥沃的黑土地并不滋养母亲这位外乡妇女，也没因她的勤劳善良而眷恋她。在大庆油田生活了12个寒冬的母亲，不幸患了不治之症，弥留之际她提出：让她回归家乡，落叶归根；希望父亲再婚，但一定要善待她的两双儿女。母亲的声音中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更带着一种浓浓的希望。即将永别，握过枪的和做过饭的四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在泪水止不住地滑落中慢慢松开。

这一切都是多年后父亲讲给他的孙儿和外孙的，言语中大多是叹息和感慨。

二

母亲去世后，弟弟虽被送到家属托儿所，但早送晚接是每天的日常任



务。那时，父亲骑着自行车，先送吃过早饭的弟弟去学校，后去上班，每天往返十多公里，寒风刺骨，甚至冰雪封天也不例外。

大姐的日记中曾记述，那一晚正是东北雪后最冷的时候，已是晚上7点多了，天黑得像锅底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往日这个时辰，正是我们叽叽喳喳地吃着父亲早已做好的晚饭，互相交流着学校的见闻，而此时的家里却是冷冷清清。大姐吩咐我看好弟弟，不要出门，包裹了全身，和二姐拿起手电沿着父亲上班的必经之路去寻。路上的积雪被汽车碾压得缩进地面，稍不注意就被摔得四脚朝天。两个姐姐小心翼翼行至离家约一公里处，路边一堆行李挡住了去路。大姐认出了横躺在路上的自行车，急忙上前解开行李堆里那人的围巾，确认父亲无误。大姐着急去求救，一路摔倒、爬起，又摔倒、爬起跑向附近的电话亭，拨通了救护车电话……那一夜，我们姐弟四人在医院守护了一宿。第二天父亲醒来，大声吵着要他的衣服，我把满是汗味的衣服递给他，他掏出了干瘪的钱包握在手里久久不放。后来才知，父亲的钱包从未放过钱，只是有一张有母亲的全家合影。

事后，大姐拟了一个值日表贴在客厅，一个星期我们姐弟三人轮流接送两天小弟，好在托儿所就在学校附近，我们只是顺路罢了。但大多时候小弟还是由父亲接送，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

不久，单位领导为照顾父亲，把他安排到总部办公室，做些宣传之类的工作，父亲可以腾出较多的时间照顾我们了。尽管如此，那些年的日子里，父亲的日常也并不轻松。我们姐弟每天都是在甜蜜的梦中，被厨房里的锅碗瓢盆碰撞声和切菜声叫醒的，那声音就像是时钟上的定时铃声准确无误。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父亲换了轻松的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家，除了一日三餐外，浆洗缝补，繁琐的家务都由父亲承担。一家人朝夕相处，三餐同食，倒也安然温馨。但同时，父亲的高额外补也随失去，最重要的是他和同事的干部级别有了距离。父亲延续母亲的节约习惯，除给两家爷爷奶奶的额定生活补助外，全家人

的生活又进一步节俭。

好在时代的步伐一直向前，家里条件比初到石油基地时好多了，但父亲依旧沿着母亲的生活模式，粗粮细作，细粮巧作，定期改善，以求让我们营养均衡。在我的记忆中，火锅、羊汤、小米面旋子、刀削面是我们星期天的美食，全是地道的家乡味。

如此特殊的10个春秋就是这样度过的。有几年，大姐、二姐都在老家上山下乡，每逢过年都是父亲领着我弟弟相约在老家团聚。父亲老说：“那有你们的妈，有妈的地方才是家。”

三

岁月的脚步不停向前。2000年岁尾，已是爷爷、姥爷的父亲身体依旧硬朗，只是岁月的痕迹在脸上愈加明显，上级安排他进特殊养老院，但他婉言谢绝。除每年的清明必回一趟老家外，大多时间在家看些烹饪之类的书，独自一人做饭生活。每个星期天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扣肘子、酸粉条子炒凉粉、猪卷烩豆腐、羊肉饺子蘸醋都是老家的独特味，我们吃得亦乐乎，孩子们也盼望着星期天。

应父亲的要求，在他90岁那一年，也就是2018年，已是地质研究工程师的我，组织全家人自驾旅游。从大庆油田第一眼松基三井出发，到玉门老油田，全程两千公里，走走停停，每到一处，父亲总要停下寻找什么，甚至过夜，不言不语沉思一天，尤其在玉门竟待了一个礼拜。他说那里面有他终生难忘的故事，有他抹不掉的脚印。返途老家，亲友盛情款待：九六八、七四八、双十席等家乡特有的美味佳肴，激发了父亲从未有过的食欲。每每酒足饭饱，他总是呆呆地站在当年和母亲结婚的窑洞前，久久不愿离去。

60余载未曾再婚的父亲于94岁无疾而终。那天雪后初霁，天空出奇的蓝，一碧万顷，能看得很远，松辽平原北山的松树被雪压弯了腰，但树身依然挺立……

那时恰逢2022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他生前所愿，次年我们全家驾车千里抱骨返乡，让他和母亲同茔。那天正是清明节，也算了却了父亲的心愿，想必他在另一个世界终于可以和母亲团聚相伴了。

❤至爱亲朋

大姑

□李立欣

家父有老姐，吾辈称大姑。大姑为祖父长女，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取芳名，曰雪瓚。

五六年，大姑婚嫁本村，嫁于后巷，为人妇，做人母，生五女，无男嗣。大半辈子挣工分，分口粮，豢豕饲羊，养家糊口。一家人蜗居南厦东房，既有家炊之荒，也有机杼之忧。

大姑个性刚强，操持里外，勤俭治家，辛苦非常，半百之年创建北房六间，成就女儿招亲婚嫁，虽妇孺凡人，但于家功高。

大姑老宅曾有桑树梨树和杏树，吾辈子侄儿时结伴，入小巷，推柴门，姑侄相见，不问其由，也知孩童口腹之欢也，笑曰：“念大姑乎？抑或想吃嘴软？”吾笑而不语，姑曰：“我摇树，自下捡，切莫费事上树。”故四月吃桑葚，五月吃麦杏，冬季金梨下火，常常得以口福。

吾童年爱机车，满院墙壁无不画车，有客车，有轿车，有火车，有货车，姑见之，笑曰：“吾侄痴迷一窍，有专心，命无农事也。”吾曰：“日后有得汽车，余驾之，姑坐之，欲往，嘟嘟嘟。”姑曰：“先姑乎？先媳乎？”吾曰：“姑坐前，媳坐后也。”数年后，接姑集会，姑忆往事，媳破涕笑之。

大姑爱夸侄儿，来自由衷。吾少时喜绘画，曾照猫画虎，姑曰：“他日盖得北房，给姑屋壁画猛虎，或上山，或下山，皆心悦之。”逾十年，新厦竣，又念叨墙上画虎，吾却始终未送姑一虎也。

大姑常蒸豆馍，黑豆、白豆粒掺其中，有面津，裹豆香，每去姑家得豆馍一块，食相饕餮，憨态可掬，姑曰：“吾侄喜食豆馍，可增其聪也。”初中乡读，姑曾数次赠豆馍若干，吾忆之如昨。

祖父耄耋之年多居姑家，姑晨昏服侍，常有周祥，一日三餐，心念温热，每日烧水冲蛋两枚，父一夫一，而已清汤也。彼年，秋雨，祖滑跌，股骨伤，姑悔责不已，曰：“吾偶无顾，竟生人祸，愧对老母，无颜兄弟也。”

大姑年老有腿疾，足不出屋七八载，每每看望，多在眠，多孤单，虽尽力坐起，但力有不支，见吾心喜却喜极泪淤，问及孙辈，思维清明，无八旬之惑焉。

大姑平生勤俭，命如凡草，一介农妇于诸子侄无革命之大恩，却有滴水之真爱。晚年佝偻炕头，清简度日，目光残浊，面敷土色，睹视无心酸。五姐夫妇尚有孝悌之德，但人若蝼蚁，汗滴黄土，为儿孙，为果树，少寝素食，稀有所暇，母之所养难得其微。

呜呼，人之暮年延床卧枕多悲苦，农人甚之，吾大姑甚之。今思念而泪雨涟涟也。

